

瑞安县主簿第一人：陆游

■周步光

陆游是瑞安县主簿第一人。县主簿，简称县簿，也称簿，属县令(长)佐官之一。宋代县主簿，序位在县丞之下、县尉之上，排列第三。“一典”、“八志”，包括明《永乐大典》、明《弘治温州府志》、《嘉靖温州府志》、《万历温州府志》、清《乾隆温州府志》、明《嘉靖瑞安县志》、清《乾隆瑞安县志》、《嘉庆瑞安县志》、民国《瑞安县志稿》，对陆游为瑞安县主簿均有记载。

从有关史料来看，陆游为瑞安县主簿，早在600年之前，已记入史册，而且为有文字记载的瑞安第一任县主簿。陆游何时任瑞安县主簿，“一典”、“八志”却缺乏详细记载。经有关史料推测，陆游担任瑞安第一任县主簿，应在乾道二年(1166)左右，时间跨度不超过10年，具体时间待考。

陆游是瑞安55位名宦入祀之一

“名宦祠以祀任于其土有功德者。”明《永乐大典》和《弘治温州府志》记载：“陆游，字务观，号放翁，为瑞安簿。赞治得宜，吏民爱之。尤善为诗，至今称之。”由此可见，陆游为瑞安簿，政绩显著，品德优良，早在明永乐年间或更早些时候，入列瑞安名宦祠，享受春秋祭祀。

又有清《嘉庆瑞安县志》记载：“名宦祠，在戟门左，祀汉蔡敬则，齐萧景，宋黄度、王公济，元三宝柱、杜和，明王泰、魏本、

莫然、刘元、钟沔、张文应。(原书)按：府志所载名宦止此十二人。嘉庆十年(1805)，奉文查取名宦姓名，并将南朝宋张进士，宋陈良翰、陆游，明张九成(以下略)，国朝罗万象(以下略)等34人开报。又应增入蔡罕、陈大绅(以下略，共10人)。”

民国《瑞安县志稿·名宦祠》记载：“附录：孙锵鸣考定名宦位次。”陆游列第六位。“(原书)元(原)注：右名宦五十五人，载入郡志者十一人。嘉庆十年奉文查取

添入开报者三十四人，又邑志以为应增者十人，今皆遵志增入。惟南齐萧景，旧志相沿在蔡敬则之次，考之史传，实永宁令也。永宁即今永嘉县境，已入永嘉名宦祠矣，何必复祀于吾邑，今删之。又旧主(志)总督范承谟、李卫、孙尔准三人，皆祀于省会名宦祠，盖州县所祀？宜在亲民之官，不必旁及也，今亦从删。”上述材料告诉我们：陆游是瑞安历史上经得起考证的入祀名宦。

陆游是瑞安吏民建祠奉祀、造亭纪念的唯一外籍人

在旧县署西，有陆公祠、放翁亭，两者连檐而建，祠前为亭，均为纪念陆游而建筑。孙宗承撰《重修放翁亭记》。这是瑞安历史上为纪念外籍人建祠造亭的仅此一处。

祠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八年(1719)，造祠之前，名放翁亭，额载康熙六十年(1721)，由中洲薛俊声书丹“放翁亭”三字。至乾隆四十年(1775)八月知县曲阜昌又重修之，其后有闽浙总督阿林保与本

邑县吏陆景华、谭正坤、张德标、王殿金、黄徽义、殷从兴等，赋诗唱和于其上。

又有教谕朱紫贵及邑人洪守彝、沈宝瑚、洪炳文等作怀古诗咏之。1932年，邑人将主簿署址改为“瑞安公园”，陆公祠、放翁亭和安乡侯故署碑亭、明少保戚继光平倭纪念碑等成为园中之重要景物。

借辟建公园之际，取陆游《泛瑞安江风涛贴然》诗之词语，名桥、池、阁、厅，曰：仰青桥、明镜池、蓬莱阁、一帆厅。并由书

法家池志微书丹“蓬莱阁”、“一帆厅”匾额，使放翁亭等建筑景物更富诗情画意。

“瑞安公园”从1933年建成开放，到1949年底之前关闭，前后经历仅17年。闭园后，园内景物逐渐毁废，旧址已相继辟原瑞安县人民武装部办公楼或公检法系统职工宿舍。现在除原门台依旧保留之外，别无他物遗留。但是陆游的爱国爱民思想却永远激励着瑞安人，继往开来，奋勇向前。

陆游简介：

陆游(1125—1210)，字务观，号放翁，越州山阴(今绍兴)人。南宋文学家、文学家、爱国诗人。少时，受家庭爱国思想熏陶，高宗时应礼部试，为秦桧所黜。孝宗时，赐进士出身。中年入蜀，投身军旅生活，官至宝谟阁待制。晚年退居家乡，创作诗歌今存9000多首，内容极为丰富。著有《剑南诗稿》《渭南文集》《南唐书》《老学庵笔记》等。

《寂寺晚钟》辨正

■林祝兴



友人发来游瑞安本寂寺(位于集云山南麓)照片数张，其中一张有寺院外墙上的石刻古诗，是晚清金兆珍(字味斋)所作“集云八景诗”之《寂寺晚钟》：

僧么钟韵出松寮，日暮樵归景寂寥。静听一声清俗虑，归棹忘却路迢迢。通读数遍，基本上能领会诗意；但“僧么”二字百思不得其解。莫非文字有

误？经核对，文字与《千年古刹本寂寺》(瑞安市玉海文化研究会编印)之“古韵遗篇”收录的该诗一致，也与俞海先生所撰《金兆珍的〈集云八景诗〉》一文收录的该诗相同。继续探究，结果又查到两个“版本”(粗黑字为各“版本”不同之处)：

其一：
僧么钟韵出松寮，日暮樵归景寂寥。
静听一声清俗虑，临棹忘却路迢迢。
(摘自《走进集云山之：寂寺晚钟》，作者万锡春)

其二：
僧么钟韵出松寮，日暮樵归景寂寥。
静听一声消俗虑，归棹忘却路迢迢。
(摘自《本寂梵音远 集云景色佳——记千年古刹本寂寺》，作者李秉钧)

通过对三个“版本”的比较，笔者心中渐渐有了底。《千年古刹本寂寺》提及“集云八景诗”系来自手抄本《集云山志》。手抄本不像印刷体容易辨认，加上可能虫蛀、破损，读者有不同解读亦属正常。针对三个“版本”的不同之处，笔者

试做如下分析：

“僧么”，形容钟声洪亮，宋·苏轼《石钟山记》：“而大声发于水上，噌吰如钟鼓不绝。”显而易见，“噌吰钟韵”是正确的。

“消俗虑”还是“清俗虑”？“俗虑”指世俗的思想情感。“消”有消除、消减之意，“清”有清除、清理之意，二者在此处的字义基本相同；而且在古诗文、古楹联中，“消俗虑”、“清俗虑”均有出现，似乎都是合适的。但观其诗意，作者系因静听钟声而消除或消减了“俗虑”，“俗虑”是被动消除或消减的；而“清除”、“清理”更像是主动行为。因而，“消俗虑”更准确。

“归棹”还是“临棹”？棹有桨、楫之意，“归棹”即归舟。唐·戴叔伦《戏留顾十一明府》诗：“未可动归棹，前程风浪急。”可见“归棹”符合诗意，而“临棹”则不知所云。

综上所述，此诗的正确文字应该是：
僧么钟韵出松寮，日暮樵归景寂寥。
静听一声消俗虑，归棹忘却路迢迢。

春风赋

■汪晖

噫嘻，春风之行世也！
坚冰俱碎，僵土为裂，
春雷滚滚，冬眠之百虫惊醒；
春雨绵绵，田野之青苗勃发。
暖日融融，人自陶醉。
黄发垂髫，竞相雀跃。
盛哉春风之为气也。
驱散残冬，浩荡天庭。
当其始之时，寒鸦始啼，孤猿长啸。
流泉叮咚，如万斛珠玉初泄；
幼笋窈窕，似百媚太真出浴。
而其继之时，杨柳弱质，疑为从风举袂；
桃李艳骨，几以轻薄委尘。
高山棉菜，云雾新茶，
将明月之素心，托白云之呢喃。
燕归故巢，鸳浮旧盟。
春江水暖，游鸭先知。
微斯春风，夫何以凭？
夫春，五行属木，其象生也，
谓天地之正气，酝酿万物。
篱笆墙下，红杏闹枝；
葡萄架底，黄鹂争趣。
迎风飞扬者，莫若柳絮；
潺潺悦耳者，是为流水。
触万物竞荣之时尚，扬生灵昂然之乐章。
至若春雨霏霏，连月不开，
农夫喜其润泽，行人恶其泞漓。
更有才子佳人，南浦伤别，
相看泪眼，无语凝噎。
则春草碧色，更增离人之伤感。
至若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；
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。
壮志未酬者，
风也潇潇，雨也潇潇，
落尽灯花又一宵。
思少年之理想，恨来岁之无多。
当是时也，袅袅春风，
犹如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矣。
至若春和景明，波澜不惊，
有仁人志士，念光阴之飞驰，
惜寸阴而发奋图强，爱我中华，
圆我中国梦，则一年之计在于春矣。

后记：

时维丙申之年，桃李竞芳之月，笔者偕友人同游于瑞安圣井之山。春风拂面，游人自醉，感万物之苏欣，叹神州之鼎盛，思醉翁之所寄，效《秋声赋》之法，为遣衷肠，试握管寸。